

轮回

1

说不得大师

著

轮回

从远古的神农、女娲、黄帝，到后来的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以及更近的李白、孙思邈、李时珍等等，包括历代帝王，几乎我们每一个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倾心修真。但是，让所有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根据史料记载，元朝末期，包括天师教、茅山教、全真教、净土宗等大小数十个佛道教派竟然在一夜间销声匿迹——直到今天，这对中国考古界而言，依旧是个解不开的谜团。



新世界出版社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轮回

轮回



1
说不得大师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轮回/说不得大师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0228-646-7

I. 轮... II. 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815 号

轮 回

策划:梁小玲

作者:说不得大师

责任编辑:梁小玲

封面设计:创品牌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330千字 印张: 17.5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8-646-7

定价: 26.00元

简介

辉煌浩大的修炼炼气文化，中华有文字历史和无文字历史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周文王、老子、孔子、秦皇汉武、唐太宗、药王孙思邈、李白、杜甫、宋太祖等等，随便拉出来一个历史人物，每每都一心向往求仙问道。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数以万计的道观遍布中华最有灵气的山山水水。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在元末明初，辉煌的修仙炼气文化突然开始全面衰落，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其他百家诸子教派，在短短百年左右，离奇地消失得几乎一干二净。

以至于明、清两朝的统治者，为了寻找精神寄托，不得不重新修订武当山教统，不得不万里迢迢请西藏密宗前来北京、五台山修建起新的寺庙。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左右统治阶层两千年的强大教派比如龙虎山天师教、茅山教、显宗……这些教派最终去了哪里？

难道都毁于战乱？

这样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轮回》一书，是一个刚刚16岁的贼门小子关啸，一路磕磕绊绊，最终误打误撞，闯入六道轮回之外的另外两个全新世界。

在关啸的旅途中，他还会进入地狱、恶鬼、修罗等等“异界”，在这些地方，关啸是否也会被逼着喝上一碗孟婆汤呢？在地狱中的鬼类，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传说中的恶鬼道，是不是鬼类死后投胎而成呢？





CONTENTS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日月精华	千钧一发	九死一生	小小伎俩	孤男寡女	千千羹肴	大喜大悲	各有其道	史海钩沉	鸡公少女	扑朔迷离	前朝疑案	羽化成仙	职业操守	意外之物	树下野僧	末班汽车	百里峡谷	南偷北盗	世兄世弟	列车惊魂
125	120	115	108	102	95	89	82	76	70	63	57	51	45	37	29	23	18	13	7	1



CONTENTS 目 录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洪荒法宝	一举中的	识货小贼	细微之处	技惊四座	老实本分	惊人手段	卿似佳人	道有不同	万千世界	欺师灭祖	沥血化神	历史真相	冤冤相报	古墓惊魂	夜探古井	王者古墓	博大精深	再传经道	仙石小阵	深夜阴战	五辟之宝
264	257	251	238	231	224	218	212	205	198	191	186	178	170	164	158	152	148	142	136	130	



《轮回》一书中，所有典故，所有宗派，所有法器，所有先贤……均引自中国历代史料典籍。

书中提到的所有炼气、炼丹方式，均未经说不得本人临床验证，因此切勿模仿。因此引发的一切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内息紊乱、阴阳不调、兵解、羽化、鸡犬升天、肉身成圣、穿越历史、不入轮回等等后果，作者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说不得大师

第一章 列车惊魂

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未知事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唯心，一种唯物。

托师父多年来不懈教导的福，关啸记忆力一向好得惊人，他能轻松背出有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每一行字。当然，关啸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在他过去的16年生命中，他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与鬼怪可以联系在一起的什么东西。

师父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出门能坐飞机不坐火车，能坐软卧不坐硬卧。关啸原来一直挺喜欢师父这种作风，而这一次，关啸已经在心底开始埋怨师父了：好好的，干什么非要坐卧铺，明明在车站都买不到票了，为什么上车后一定要找列车员买两张乘务车厢的卧铺票？

也难怪关啸心里埋怨，这两张乘务车厢的票，从一上车就带着一股邪气。

乘务车厢本来就是给列车员们准备的，乘务员们都要换班倒休，为了照顾他们休息，偌大一节车厢里只开着一盏昏暗的顶灯。列车员们为了安静，一般都习惯在自己的铺位上拉上帘子或者干脆搭上一两件衣服遮挡一下，铺位上多





轮 回

数扔着内衣、臭袜子什么的，整个车厢里弥漫着一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味道。

七零八落悬挂的衣物伴随着车厢行进摇曳着，把昏暗的灯光切成无数碎片。作为一个特殊职业者，关啸本来很喜欢这种昏暗的感觉。

但是，因为有了眼前这四个奇怪到极点的人，就让关啸感觉到很不对劲……甚至他在整个车厢里嗅到一股阴森森的味道。

关啸从始发站湖南省会长沙上了开往吉首的慢车后，这四个人就已经在车上了一——这是挺奇怪的事情。关啸从小就和师父总出远门，乘务车厢偶尔也坐过，列车员只能卖自己的铺位，所以，就算乘客结对而来，也很难被安排在一起。

而这四个人，竟然买到了一个大铺位的两上两中四个铺位，这个大铺位还最靠里面，也就是整个车厢最安静的地方。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这四个人很有钱，硬是花大价钱把这个铺位上四个列车员都买通了。

这么丑的人，怎么可能会很有钱呢？以现在的科技手段，如果真的有钱，那他们第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去整容，而且是脸上所有部位的全面整容。

关啸知道自己这种想法挺无聊，不过，关啸实在没有见过比两个中铺的家伙更丑的人。左铺的脸上长满了小包，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一对耳朵小的比指甲盖大不了多少，整个面目让人看得心里添堵；右铺的脸上竟然长了相术上很少见的葫芦脸，就仿佛一大一小两只蝙蝠展开翅膀趴在脸上一样，根据师父的理论，这种相貌主福（蝠），不过除了脸型很极品外，其他的部位就一无是处，一嘴黄黄的大龅牙，翻天鼻子，蚕豆眉毛绿豆眼，还不时射出两道寒光。

关啸郁闷的是，师父买到的刚好就是这个大铺位的两个下铺。

空气里飘着一种古怪的味道，很淡，却很刺鼻！

关啸眉头微微皱了皱，对于气味，师父以前给他做过很多训练，从最高级的法国香水到最劣质的汽车香水，甚至还包括一般人见都没有见过的强酸强碱，他闻过不少。这种刺鼻的味道，从来没有闻过。

太阳穴被呛得突突跳动，关啸决定到列车另外一头呼吸点新鲜空气，刚刚站起来，关啸又坐了下來。



车厢另外一边，又有列车员带着旅客走进来，一边走还一边交代：“这是乘务车，都是休息的列车员，到铺位上就睡觉，不要吵闹。”乘客连忙点头应和着。

哟……竟然是个美女，还是一个面目清秀身材纤细挺拔的小美女，而且看样子，竟然要被列车员带到自己这边来。关啸的眼睛立刻就变亮了。

这不能怪关啸没出息，他还是个刚刚16岁的小男孩，小学四年级以后就没有再上过一天学，在师父的约束下，根本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女孩。再说，北京上学的小女孩们又不喜欢也不会打扮自己，同龄女孩一般都穿蓝白相间的校服，哪里比得上眼前这个看上去也就十五、六岁的湘妹子清丽俊俏。

小女孩的紧身牛仔裤就在关啸的鼻子前面坐了下来……哇，就隔着一层不到3厘米的木板。一时间，关啸鼻子里除了少女身上特有的清香，再也闻不到任何刺鼻味道。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指责关啸仅仅16岁就具有了“色狼”的潜质。人都说，有贼心没贼胆，而事实上，此时的关啸，这个真的连毛都没有长全的小伙子，不仅仅是没有色贼胆，干脆，连色贼心都匮乏到极点。

列车员看小女孩坐下了，从夹包里掏出了票夹，开始挨着铺位检查身份证——这也是惯例。乘务车厢有不少列车员自己的东西，而所有的票都是列车员私自出售的，如果不检查的严格一些，万一丢了东西，难免会挑起乘务人员之间的矛盾。

“司晓晓？16岁？吉首大学市场营销……”关啸不得不再次感谢师父，如果没有师父十多年如一日逼着自己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自己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嫩得像小葱花一样的小女孩递出身份证的瞬间，看清楚上面最关键的几个信息。

“你们两个的身份证？”列车员面无表情地走过来。关啸马上站起来，贴着肉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列车员拿着身份证，张大嘴巴足足呆了三分钟，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关啸也挺不好意思，他知道，列车员在抄身份证的时候，都有一个习惯，会下意识地吧身份证上的名字念一遍。而师父精心打造的这个超级名字，已经



轮回

轮回

难倒无数的人了。——张其成《张其成讲读《周易》》

对，关啸并非是关啸的真名，起码不是身份证和户口本用名，那个真名是相当相当复杂的，在关啸 16 年的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地一张嘴就把他的名字一个字都不差地念下来，这里面包括十多位大学中文教授。97% 的人，三个字全部会念错；2% 的人，能念对一个字；1% 的人能念对一个字再蒙对一个字。

其实，对这个名字最苦恼的当然是关啸本人。小学的时候，老师不论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一发飙就往往逼迫小朋友们把自己的名字抄 100 遍，小朋友多数都是两个字的名字，其中不乏还有什么丁一、于凡、王飞什么的，这些小朋友把名字抄完回家吃完午饭后，关啸还只抄了不到 50 遍。后来，关啸顶着师父雨点般落下的皮鞭，硬是把自己每回考试的名字改成了关啸。

结果，到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要给每个同学建立学籍办理档案，师父知道此事后，就死活不让关啸再读下去了，因为师父知道，在每个人的档案里，都会有曾用名这一项，师父是无论如何不会让关啸的璀璨人生中留下这个重大污点的。

关啸真名的最后一个字是蠡，音 li（离），这个字在古代有很多人用，比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手下一个最重要的大臣叫范蠡。据说，范蠡和师父一样也是一个兼职的相术高手，在帮勾践报仇之后，很明智地离开了这个“鹰目鸢鼻”的家伙，带着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从此畅快江湖。师父很肯定地告诉关啸，范蠡就是中国历史上超级大富豪的鼻祖——陶朱公。师父希望关啸能像陶朱公一样有钱有势有美女做伴。

关啸真名中间的字是祭，一般人看到这个字，都会读 tiao（条），其实读 xiao（效）。关啸命中缺木，这个祭字一下就补上了两种木。祭蠡即效蠡也，向范蠡同学好好学习发财致富泡倾城美女的意思。

名字后面两个字还好说，还曾经有人认对过也曾经有人蒙对过，而关啸的姓，从始至终从来就没有人哪怕蒙到边上的。裸，一般人看了以后，多数都会下意识去读 guo（果），偶尔遇到几个有文化的人，会从鼻子里发出一阵冷气，很不屑地指正一下：那读什么果呀？那是 luo（裸），裸体的裸。



得，您就慢慢裸着吧……

裸，音 guān（关），本意是古代以美酒灌溉大地的祭礼。

裸祭蠹，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刚刚 16 岁小男孩的真实名字了，不过，毕竟我们不是公安局刑侦科重案组的同志，所以对于名字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用太在意，叫他小果也行，叫他小裸他也一点不差地答应，愿意像小家伙自己那样称呼他为关啸也行。

“裸……裸……绦……虫……虫……”裸绦虫？怎么还有人叫这样的名字？裸奔着的绦虫？为什么不叫猪绦虫？年轻的列车员疑惑的目光从票夹上扫了过去，关啸连忙微笑着答应着。

列车员难得露出了笑容，满意地夹起了票夹子，也不再检查师父的身份证了——估计主要怕这老头是小孩的爹，万一名字里再有几个很难认的字，列车员同志还真没有信心完全蒙对。

其实，他错了，师父不姓裸，也不姓裸，而姓丁，名一，列车员一定曾经在铁路公安局下发的文件上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个名字，大名鼎鼎的丁一。

应付走了检票员，关啸靠在卧铺的墙板上，两只大耳朵完全竖了起来，墙那边的声音一点不差地都听到了，竟然全是瑟瑟琐琐的细小声音，显然，女孩子应该在收拾衣物准备睡觉。一想到这里，关啸就像一个普通的 16 岁小男孩一样，心底涌起一阵阵热潮，澎湃啊……

关啸想不出小女孩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哪些具体的动作，不过，他的耳朵却大概听出来，嘶……这是女孩拉开上衣拉链的声音吧；悉悉悉……嗯，好像是在脱上衣；啪……听位置，应该是把头部的卡子拿下来，这个卡子肯定是很便宜的那种纯铁片质地，所以声音发薄发脆；嘶……又是拉链的声音，只是……这一次是什么呢？怎么位置好像有点低……咦，怎么还有水声呢？

关啸的脸蛋倏地变红了，其实是他想歪了，人家女孩只不过低头把箱子的拉链拉开，拿出矿泉水喝了两口而已。

听到水声，关啸的脸更红了！他发现……自己的裤子竟然潮乎乎！

不应该呀？关啸都要疯了，自己可是什么邪门心思都没有，而且，自己还在床边坐着呢，这一湿……还不被所有人都看到？！





轮回

一个人

关啸连忙伸手捂住自己的要害部位，果然，手心里全是黏糊糊的东西，恶心死了。

关啸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对面的师父，想不到，师父贼亮的眼睛也正盯着他。

“不是您想的那个样子的……”关啸刚准备解释点什么，突然呆住了！

就在刚才的一瞬间，又有两滴黏糊糊的液体落在了关啸手背上，是落而不是……射。

关啸慢慢地低下头，瞪大眼睛看着自己的手背，两滴褐黄色的黏稠液体，在昏暗的灯光下隐约反射着一点点光芒。关啸下意识吸了一下鼻翼，一股刺鼻的味道冲了进来，关啸吓得猛得就要站起来！

一只手一下子出现在关啸腿上，把他硬生生按得动不了。是师父！

为什么？

关啸还是呆呆地坐着，任由上面不时落下两滴液体，动也不敢动。因为师父另外一只手正在对面的墙壁上不断划着一个四边出头的◇符号。这个符号一般只有北派的笨蛋们才常用，但是师父告诉过他这个代表警告符号的真实含意：势力或背景庞大，不要惹！

这竟然是师父划出来的符号？师父可是堂堂的天下贼门南派掌门人丁一，在公安部直属各大部门都挂了号的大人物，怎么可能还会有师父惹不起的人？

在那一刻，手背上那两滴黏稠的液体仿佛吱的一声变成无数吐着长舌头带着黏稠口水的小蚂蚁，顺着皮肤钻进了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关啸突然间感觉很冷，每一寸皮肤上都跳起了密密的鸡皮疙瘩，在耳后，有一股阴风吹过……

关啸正胡思乱想着，头顶上突然落下了一个高大人影，咚的一声砸在地上，接着，这个身影就在关啸眼皮子底下半抬起胳膊，一跳一跳地向车厢另外一头飘去，每一跳，都悄无声息……



第二章 世兄世弟

可怜的关啸，一动都不敢动，就这样呆呆地坐在铺位上，关啸现在有点恨灵敏的耳朵了，如果听不到，感觉会好很多。

嘎——吱——
应该是厕所门被打开了。

哗——
一阵排水的声音。

那个恶心的家伙……没有关厕所门就开始小便？！

嘎——吱——
厕所门再次被关上。

两三次呼吸间，那个身影又跳了回来，就在关啸鼻子底下站住了。关啸浑身上下全是白毛汗，一阵阵小风从下向上穿过毛衣，这个人要干什么？

身影微微停了一下，似乎根本就没有看到下铺还坐着两个人，打开桌子的保温箱，从里面摸出了一罐可乐，手指甲在可乐罐顶上一划，整个铝盖被掀开了。嗒、嗒、哗……一罐带着冰渣子的可乐被倒进嘴里。

关啸就像刚才的那个列车员一样，都傻了，这完全不符合人体结构，那一整听可乐竟然被顺着嗓子倒进去了，根本一口都没有喝！这是人么？

那个身影再咚的一声，竟然一下就跳到了上铺，把车厢顶撞得咚咚直响。听得关啸头皮发乍，这到底是什么人？！

自己不是在做梦吧？关啸狠狠掐了一把大腿，疼，还真是挺疼，不是在做



梦。

关啸正在凝神疑鬼的时候，上铺突然传来咚的一声，原来另外一个上铺也住着一个大高个，坐起来竟然就撞到天花板，那个大个也是咚得跳到了地板上，两只手微微向上一举，悄无声息地向车厢另外一头跳了过去。

接着，同样是不关厕所门撒了泡尿，回来喝了一罐冰镇可乐后又跳回到铺上倒头就睡。这个时候，关啸发现了更奇怪的事情，这上铺的两个人竟然没有呼吸的声音——关啸耳朵极好，他甚至能听清楚好几个铺位以外的呼吸声。

关啸9岁的时候，就敢去蹲北京昌平远郊的乱坟岗，都没有害怕过，这一次，却真是把小男孩给吓得心突突直跳。

师父也没有说话，只是从手腕上解下了他那根价值17万美金的旱烟袋，埋了点烟叶，掏出12块人民币一包的超长防风防水火柴，想了想，又把火柴塞了回去，只是干干地抽了两口空烟袋。列车上不许抽烟，丁一除了有点偷癖，其他方面简直完美的可以做五好市民。

不过，关啸知道，这只17万美金的旱烟袋虽然不埋烟叶不点火，还真就能抽到很醇厚的旱烟。

这根烟袋是师父在西北的一个老狱友送给师父的，送烟袋的时候，昔日的右派反革命已经重新大权在握。为了报答师父在监狱里的救命之恩，知道师父喜欢这一口，刚好有一批没主的老东西，里面就有这根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旱烟袋，老狱友难得以权谋私一次送给了师父。

当然，后来老狱友知道了这烟袋的真实价值，后悔了，三番五次想替国家要回去——只是，有人听说东西进贼手还能要回去的么？

丁一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或许是想起了前尘往事，有点倦意袭来，老爷子伴随着火车微微地摇摆竟然进入了梦乡。

关啸睡不着，他现在满脑子里跑的都是不健康的封建迷信糟粕。刚才那两个人，怎么一举一动，那么像电视里演的僵尸呢？那一蹦一跳的，两个膝盖不打弯。还有，这个卧铺车厢里其他人怎么就没有尖叫的呢？列车员难道都睡得那么死？总不会……关啸越想越害怕……总不会这一车厢都是死人、僵尸吧？

小男孩能感觉到自己全身上下每一个汗毛都立了起来，和衣服摩擦着簌簌

直响。更麻烦的是，或许是紧张，或许是喝水喝得多了，总之不管什么原因，关啸下体竟然有了一阵阵尿意。

想起师父刚才在墙上划的符号，又想起刚才那两个大个子的举动，小男孩只能气沉丹田，紧紧地夹住腿，希望能利用正宗武学内力把尿液化成一缕缕青烟——起码电视里都是这么演的，不过，铁的事实证明，电视里竟然都是在胡掰，更何况，关啸什么都学过就是没有学到什么正宗内力。

最终，足足憋了一个小时，关啸终于无法再忍受这种从内向外的巨大压力，牙一咬心一横，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扶着卧铺板，摇摇晃晃向厕所奔去。

到了厕所，关啸反手想把门关上，结果发现钢制的锁芯竟然被人拧脱了扣。不过，也顾不了许多了，连忙解开裤子，一手搭在厕所正面的墙壁上，刷刷刷……关啸长这么大才发现，原来撒尿竟然是天底下最痛快的事情。

听着花花的声音，关啸痛快地恨不得歌以咏志：

ゆきどけ，せせらぎ，まるきばし

からまつのめがふくきたぐにの

ああ，きたぐにのはる

此时、此情、此景，关啸不得不佩服《北国之春》这首日本歌实在是写得
太好、太形象了：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独木桥”“自横”，嫩芽初上落叶松
……这个歌词作者一定是个真男人。小男孩幸福地小声地哼哼唧唧，厕所四周
的墙壁具有完美的隔音性和拢音效果，再加上潺潺流水声，竟也宛若已故帕瓦
洛蒂极具穿透力的天籁之音。

痛快完了，关啸刚收拾好，刚转过身准备出门，结果……

门突然悄无声息的自己开了，接着，另外两根“独木桥”呈一定角度，从
门外进来，关啸刚准备骂出来，结果猛地一抬头，才发现这两根独木桥的主人
竟然就是自己上铺的两个大高个！

这两个人眼睛紧紧闭着，两只手微微向上抬起，同时从厕所门挤了进来，
把关啸逼在厕所里，小男孩被吓得眼睛瞪得比灯泡还大，一手捂着嘴一手提着
裤子，脸色比镜子还白，紧紧贴在墙上，一动也不敢动。

两个大高个根本没有理睬关啸，一左一右站好了，残雪消融，溪流淙淙



轮回

① 人间

轮回
人间

……这小子胆子不小嘛，老子爷的本领是神功，谁敢惹我，虽由我捉来，闹百

啊——关啸这一次终于忍不住叫了出来！

这两个，绝对不是人！

他们的尿几乎一点不差的都尿在了关啸裤子上，而这尿水竟然是冰冷冰冷的！

那两个黑脸大高个听到叫声，一左一右四只大手在空中一捞，像掐小鸡子一样把关啸按在墙上。

厕所门马上又开了，两张极其丑陋的脸从门外探了进来，看到厕所里竟然还有人，两张丑脸大吃一惊，接着马上露出了凶狠狰狞的目光——他们就是那两个中铺男人，两个男人挤了进来，用力掰开一个大高个的手，接着从袖子里掏出一把半尺长的月牙弯刀，冰冷雪亮的刀尖搭在关啸的脖子上。

“小子，你怎么没有睡？”葫芦脸的男人阴沉沉地问。

关啸上下牙一个劲地打架，根本回答不出来。

不仅仅是这四个男人让他害怕，脖子上那把月牙弯刀更让他怕得要死——关啸见过这种刀，这是中国古代县以上衙门仵作专用的制式解尸刀。不仅极其锋利，而且在结构上巧妙地利用杠杆作用，只需要很少的力量就能把刀身全部刺入尸体，一个合格的仵作借助这个工具能在三分钟内干净利落地把一具尸体分成24段。

“不用跟他废话，他冲撞财神，让他也变成财神。”满脸红疙瘩的男人在一边恶狠狠地说。

“小子，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你还来捣乱，记住，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一边说，葫芦脸男人小手指头微微一扣月牙解尸刀刀柄，手掌顺势微微扬起，寒光一闪，解尸刀悄无声息地切向了关啸耳根后面的大动脉。

作为贼门南派掌门人的收山弟子，关啸身手是相当好的，但是，他从来没有真正厮杀过，包括在日常工作的时候，关啸从来没有出过差错，丁一和大觉寺方丈教给他的那些武术，他就没有真正用过。再说，现在被刀架在脖子上，还被三个人按在墙上，身手再好，关啸也只能一闭眼等着脖子一凉。关啸知道，大脑只要缺氧15秒就陷入昏迷，超过30秒，就是脑死亡。



就在这千钧一发，厕所门突然再次被推开了，一根翠绿色的细长烟袋伸了进来，烟袋锅直切葫芦脸的脉门。

葫芦脸和大小眼大惊失色，今天透着不对劲，怎么这么多人都撞破财神。两把解尸刀在空中划过两道雪亮的弧线，一把从上往下倒钩门外人的后脑勺，另外一把从左向右切向胸脯。旱烟袋在空中左挡右磕的同时，门外人说了话：“走南走北，向东向西，三六一十八。”

葫芦脸和大小眼一愣，手腕一转，解尸刀神奇地消失在袖口。门被拉开了。

关啸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见到师父竟然会如此激动，两行热泪滚滚而下。大小眼左手搭右手，食指相缠，打出一连串的手势。丁一在门外一点都没有犹豫，同样打出一连串的手势。

葫芦脸躬身抱拳：“请问老先生和贼门里的丁一掌门怎么称呼？”“不才正是区区。”“大水冲了龙王庙，真是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葫芦脸和大小眼脸上挤满了笑，一个劲地鞠躬：“世叔，真是抱歉，那这位小哥……”“唉……惭愧，在下不成材的关门徒弟。”丁一脸色微微一红。

“世兄，真是抱歉，如果早知道是您，哪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葫芦脸连忙把另外一个大高个的手也掰开，跳起来一人凶门上拍了一巴掌，嘴里念念有词，接着向铺位一指，两个大高个双臂又抬了起来，像鬼一样悄无声息地跳了回去。

大小眼还在旁边笑着解释：“我说呢，这五鼓断魂香怎么就突然不管用了，这遇到了世叔和世兄，当然就是小巫遇到大巫。”

师父怎么还认识这样的人？关啸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冷成一片，躲在丁一背后，冷眼看着这两个丑人。

“两位世侄怎么称呼？”丁一拱拱手。

“我爹是湘西罗矮，我是罗改革，这是我弟弟罗南巡。”大小眼回答。

罗改革？罗南巡？关啸翻了翻眼睛，想不到这哥俩的爹还挺跟得上形式，

